

經濟差無工做 施政未助脫困

# 歐憤青苦無援 走極端行錯路

西方國家不斷傳出年輕人加入極端組織的消息，近日的法國雜誌社恐襲也是青年激進分子所為，揭示歐美年輕一代、尤其是移民群體面臨的社會困境。分析指，歐洲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政府施政欠成效，不滿現狀的年輕人對此啞忍已久、怨氣漸增，最終促使他們加入右翼反移民團體，甚至極端組織，挑戰現行政治建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莊紫欣

法國恐襲震驚全球，各界關注歐洲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脅，貧富不均和移民湧入令歐洲社會更趨不穩。歐債危機後，青年失業問題嚴重，各國爭相削減政府開支和福利項目，數以千萬計受過教育、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因國家經濟差及各種社會問題，被迫離鄉別井，到其他國家尋找機會。部分留在自己國家的年輕人，則投靠疑歐派及極右政黨，主張極端民族主義、排斥移民。

少數族裔遭針對 易加入聖戰

在經濟危機下，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少數族裔移民，往往飽受針對、被邊緣化。政治學者萊肯在美國《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指出，歐洲國家有大批阿拉伯國家移民及後裔，他們雖已成為歐洲國民，但無論是社會和文化歸屬感方面，都與歐洲疏離，成為極端組織招納新血的目標。

去年調查顯示，逾2,000名歐洲人已前往敘利亞，他們多為移民家庭青年，當中法國估計有逾700人赴敘利亞參與聖戰，是全歐最多；英國、德國、荷蘭及比利時亦有不少年輕人到中東加入極端組織。

少女冀擺脫束縛 與恐怖分子結婚

加入極端組織的少女嚮往所謂「聖戰解放」，意指可前往外地並與自己喜歡的人結婚，毋須經家人同意，能擺脫家庭束縛。從歐洲赴土耳其南部、再前往中東，過程簡單，毋須簽證且機票低廉，有廉航公司更因此被戲稱為「聖戰航空」。

年輕人普遍使用互聯網，恐怖組織透過社交網站，可接觸到被邊緣化的歐洲移民後裔，甚至中產歐洲人。聖戰之所以吸引歐洲年輕人，除了有其宗教背景，還因為聖戰被視為一種挑戰主流體制的手段和意識形態。分析指，歐盟國家人口自由流動，增加當局追緝恐怖分子的難度，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也面臨恐怖分子回國施襲的威脅。



■德國極右翼分子去年11月舉行示威。網上圖片

討厭枯燥 藉激進主義增存在感

恐怖組織近年滲歐美，吸引到不少在西方社會長大的人投向極端主義，打破外界一直認為是生活迫使人們加入恐怖組織的迷思。西方心理學家發現「本地恐怖分子」大多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及排斥的一群，希望透過激進主義甚至極端主義增加存在感，有些年輕人並非贊同有關思想，只是討厭枯燥生活，想尋求刺激。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激進主義專家貝朗格曾研究斯里蘭卡、約旦及菲律賓的激進組織，發現組織成員普遍存在感偏低，希望

加入一個能為生命賦予意義的群體，他們為此甚至願意犧牲自己及別人的生命。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教授道森亦指出，部分第二代移民難在父母的文化及居住國文化間找到平衡點，可能因此依附有清晰教條的意識形態，為自己提供方向。道森表示，西方社會崇尚自由，但並非所有人希望自由，有些人更重視體制和秩序，為自己提供一個清晰的前景。

對政治體制失信心 另覓途徑抒己見

法西斯主義以至冷戰，對歐洲當代年輕人來說可能遙不可及。然而近年歐洲各國湧現激進、極端和民粹運動，顯示歷史可能不知不覺間已經重演，影響歐洲政局。研究發現，歐洲當代年輕人對加入政壇不太感興趣，他們並非政治冷感，而是對政治體制失去信心，故只好另覓途徑抒發己

見，包括參加社會運動或街頭政治。研究歐洲年輕人參與公民及政治事務的MYPLACE訪問了14個歐洲國家16至25歲的年輕人，發現42%關注政治民生議題，尤其是就業、住屋及環保，不過有60%受訪者認同「政客是腐敗的」，69%認為「富人的政治影響力太大」。研究員指，這或許反

映為何歐洲年輕人抗拒加入正規的政治體制，而更熱衷加入非政府組織或社會運動。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皮爾金頓指出，歐洲目前的反移民或種族歧視情緒其實更多源於普通年輕人，當地政府有必要進一步聆聽年輕人聲音。

當代德青不問政治 紅酒高球優先

德國學生過去數十年曾是歐洲最激進的示威一族，在多次反核示威、反保守主義、反建制及反極右思想的示威中均擔任先鋒，甚至無懼與警方正面衝突。然而此情不再，當代德國學生不再視政治和示威為優先事項，他們更享受打高爾夫球和噴紅酒。德國學生協會稱，參加餐桌禮儀及品酒課程的大學生人數顯著上升，上一代部

視的資本主義精英運動，如高爾夫球等，在這一代卻大受歡迎。心理學家研究發現，當代德國學生在假日寧願打高爾夫球、打理自己的小農田等，也不會參與政治示威，科隆萊茵黃金市場研究學院形容這一代為「比德邁世代」(Generation Biedermeier)。「比德邁」是指1815年後，

歐洲藝術家及作家屈服於政治打壓，甘願當資產階級，只管物質享受而不問政治的一段時期。研究員格呂內瓦爾德指，事業成就及高收入是這一代的人生目標，認為德國學生從示威領袖變成「小資一代」是源於缺乏安全感，怕被標籤為社會上的「輸家」。



■當代德國青年對政治不再在乎，更熱衷於飲紅酒。網上圖片

■政府施政欠成效，令年輕人怨氣漸增。網上圖片



■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歐洲國家一工難求。網上圖片

## 養不起自己 八九十後拒「離巢」

美國的80後及90後普遍擁有大學學位，但由於求職困難及樓價高企等因素，經濟上不能自給自足，畢業後大多與父母同住。歐盟機構Eurofound調查發現，2011年歐洲各國有48%年輕人與父母同住，比率是歷來最高，原因是歐洲過去5年經濟危機令失業率高企。

調查顯示，2012年美國18至31歲成年人中，36%與父母同住，較2007年高4個百分點。得州大學教授芬格曼表示，導致此現象的主因是經濟不景。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生的

年輕人經歷多次金融危機，就業市場萎縮，大學畢業後即要償還巨額學貸。同時，社會提倡追求個人理想、遲婚、不受工作束縛及繼續深造等，促使他們更依賴父母。

情願失業拒跨區工作

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弗雷指出，年輕一代長期依靠父母接濟，降低美國人口流動。據人口普查數據，截至前年3月的一年間，25至34歲群組中僅20.2%的人遷徙，較1965年少超過10個百分

點，造成地區就業不均。去年3月在全國372個大城市中，59個的失業率低至5%，另有25個則高達10%。不少年輕人直言，搬至他區工作的生活成本太高，因此情願失業也拒絕跨區工作。

歐洲也出現相同趨勢，現時不少已工作多年、甚至30多歲的人仍與父母同住，其中意大利更有達79%年輕人仍與父母同住。Eurofound調查發現，雖然這一代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前景卻不如上一代，也較難獨立生活。幾代人同住的家庭生活滿意



■面對高樓價，年輕一代難以置業。網上圖片

靠父母接濟 全球青年患「依賴綜合症」

近年全球年輕人傾向依附家庭，部分人畢業後更甘墮落成「雙失」，二三十歲仍靠父母接濟過活，最年長的個案甚至超過40歲。分析指家長過度保護兒女，令他們不願自立，有心理學家把這現象命名為「權利依賴」，形容它已成為全球青年的新型

綜合症。不少年輕人無法負擔房租，於是與雙親同住，久而久之依賴父母照顧，而非獨立成家。日本、澳洲及德國等地均有專門名詞，描述這些無法離開父母的青年，他們不一定沒經濟能力，但共通點是不想負擔獨立後的生活支出，令自己失去享受青春的機會，於是選擇留家或不斷進修，

推遲踏入社會的時間。然而，父母附和年輕人對工作的不滿，甚至向「雙失」子女提供資助，反而可能令他們失去工作動力，對他們有害無益。不少青年躲在房間迷失於思考人生方向，欠缺實質行動，長遠將失去謀生技能。有心理學家建議父母要決斷，不再接濟兒女，迫使他們面對困難，而非逃避。

難向上爬升 英美年輕一代成輸家

美國上世紀經濟穩定增長時期，社會流動性高，年輕人獲得向上爬的機會。2008年金融危機後情況完全改變，社會架構變得牢固，流動性大減，能在社會階梯成功向上爬的例子愈來愈少。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同樣面臨困境，當代年輕人獲得的機會遠遜上一代，成為社會上的「輸家」。

英國前內閣大臣、現任政府社會流動性委員會主席苗易彬指出，雖然英國經濟過去兩年持續增長，但18至24歲人口就業比例僅為60.8%，低於經濟衰退前、2007年初的65%。30歲以下年輕一輩縱使受教育程度高於上一輩，在就業、收入和置業方面卻遠遠遜色。那些不是出身於富有家庭的孩子，將難以跨越這條社會鴻溝。

美國的情況亦相似，在收入最低20%群體出生的美國人中，只有6%能爬升至收入最高的20%。美國在跨世代流動方面亦落後法國、德國及加拿大等國家，專家估計，子女有40%至60%機會「繼承」父母的收入水平，削弱貧窮家庭子女的脫貧機會。



■歐洲失業率高企，青年苦不堪言。網上圖片

■不少八九十後雖然已屆成人之齡，但依賴程度卻和小孩無異。網上圖片

